

## 劫波度尽山河新 (总序)

高洪波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杜甫就曾立于岷江之畔,临江迎风,朗声吟诵他胸中的宏丽诗篇,而激发他灵感的,正是他脚下东流不尽的秦时水,灌溉万物的都江堰。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这座被历代无数诗人、作家和艺术家们反复吟咏与歌唱的城市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一场里氏8级的大地震突然袭来,山崩石倾,江河改道,屋坍梁折。城镇夷平,乡村荡灭。校之顿毁,家之遽灭……曾经令人心旷神怡的青山绿水转瞬之间成了疮痍满目的极重灾区。

国难来临,全民担当。地震发生后,中国作家没有缺席!2008年5月19日,举国哀悼第一天,我和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吕汝伦及何建明、黄亚洲同志率领的“中国作家协会抗震救灾采访团”一行20余人。赶赴四川大地,第一站便是都江堰市,大家冒着频繁的余震和不可预知的生命危险,深入灾区现场,穿行于地震废墟,创作出了一批感人肺腑的作品。在灾民大棚中我抱起过一个两岁大的小女孩,我感到抱起的是一个苦难的民族。在那余震频仍的日日夜夜,我们采访团的诗人商泽军



同山东明天出版社手机联系，三天内编选出版了第一本抗震诗集《中国·震撼五月》，并迅速送到部队、医院和帐篷学校。采访十天过后，5月28日，中央候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的金炳华同志代表全体中国作家来到都江堰市，向灾区群众捐赠广大作家们的捐款和帐篷等物资，将作家们的问候与爱心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灾区人民心中。又过了几个月，在9月23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常务副会长张锬率中国作家“重建美好新家园”采访活动暨“金叶育才图书室”捐建活动一行又来到都江堰市，代表中华文学基金会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向都江堰市捐建了30所图书室和大量图书。10月11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功又率“中国作家走蓉城·成都依然美丽”采风团一行，再次来到都江堰市采风创作，为灾后重建鼓劲加油。大地震之后，全国各地作家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带领下，迅速行动起来，或慷慨解囊，向灾区人民捐款捐物，或千里奔赴，深入灾区冒死创作，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曲一曲中国作家与四川灾区及都江堰人民心手相牵、生死不离的壮美史诗。

在这场巨大的灾难中，都江堰市的作家们房屋倒塌，亲人离散，承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剧震。但是他们没有被灾难吓倒。没有被灾难摧垮，他们从废墟上站起，含悲忍泪，负重自强，迅速投入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之中。他们救援学生的事迹曾先后被《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北京晚报》、《成都日报》、《彭城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受到了各地作家的关注。

党和国家领导非常重视都江堰市的灾后重建，2008年12月28日，在灾后重建的关键时刻，胡锦涛总书记到都江堰市视察指导工作，做出了“都江堰市要争做灾后重建的样板和试验区的示范”的重要指示。灾后重建，任重而道远。我们深知，文化是

一个民族的脊梁,是一个城市的灵魂。灾后重建,物质家园的建设固然重要,精神家园的重建也同样不可或缺。抗震救灾结束后,都江堰市的作家们又握起手中的笔,创作、选编了一套图书《重建精神家园·都江堰作家书系》。以期进一步增强灾区群众重建家园的信心和决心,鼓励大家满怀感恩、自强不息、同心同德、顽强拼搏,又好又快地重建家园。为了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关于“都江堰市要争做灾后重建的样板和试验区的示范”的重要指示,帮助都江堰市重建精神家园,中华文学基金会特资助出版了这套《重建精神家园·都江堰作家书系》,以向同心同德、不畏艰险、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都江堰市人民致敬。

值得一提的是不久前我们在中国作协新任党组书记李冰同志率领下重访灾区,又走访了一年魂牵梦绕的都江堰,我发现这座城市已然恢复了生机,废墟正在清理,生活正在前进,四川大地春意盎然,大自然温煦美丽的一面袒露出来,也许一切灾难过后,会有另一种补偿。这套书便是记录的文字,也是精神的补偿。

最后,祝都江堰市人民早日建设自己的家园,祝都江堰市的作家们笔耕不辍,创作出更多优异的作品。

是为序。

2009年5月15日

高洪波(1951— )当代著名诗人、作家。笔名向川,内蒙古开鲁人。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9年应征入伍,任陆军四十师炮团战士、排长,1978年转业后曾任《文艺报》新闻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作家》副主编,《诗刊》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委员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会主任等。著有儿童诗集《大象法官》、《鹅鹅鹅》、《吃石头的鳄鱼》、《喊泉的秘密》、《我喜欢你，狐狸》、《种葡萄的狐狸》、《少女和泡泡糖》、《飞龙与神鸽》，散文集《波斯猫》、《文坛走笔》、《高洪波军旅散文选》、《司马台的砖》、《人生趣谈》、《为二十一世纪祈祷》、《柳桃花》、《避斋走笔》、《高洪波散文选》，评论集《鹅背驮着的童话——中外儿童文学管窥》、《说给缪斯的情话》等。诗歌《我想》获全国第一届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散文集《悄悄话》获全国第三届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现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诗刊》主编。

## 流泪的钻石(序)

杨 然

在这物欲横流的年代，一个久经磨难的诗人性格如同他生命矿藏中久经磨炼出来的钻石，无论埋在沙里还是放在水中，都改变不了他内心的光芒，自我闪耀，从不寂寞，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诗歌世界，自得其乐。这是一颗甘于沉默的诗歌钻石，追名逐利泥沙俱下的诗人场合是见不到他的身影的，因为他只跟身边几个屈指可数的真正热爱诗歌的朋友来往。钻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分子构成的，由于内聚力不同，它们的命运也就迥然，钻石成为宝石之王，“是一种密度相当高的碳结晶体”，而石墨只能在石界混得一般般。这就像有些诗人，定力强的，可以在名利骚动面前沉稳如常，过他隐士般的日子；定力差的，就在四处虚名晃世，钻研是非，招惹注目。“钻石的文化源远流长，今天人们更多地把它看成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马明林是个钻石诗人，他的诗歌生活行为和方式跟智利诗人豪尔赫·泰耶尔颇有相似，后者“主要是从普通人暗淡无光的日常生活，从故乡的泥土气息中寻求灵感，经常沉醉在对童年时代的回忆中。”马明林除了童年和故乡的泥土气息，主要根植于他的家族生活，尤其是对父辈的怀念，因而，亲情是这颗钻石穿透力最强的一道光芒。跟我们所见所闻的浮躁的诗歌纸花不同，他有一个坚强的灵魂，如同他一直默默坚守的诗歌写作立场。不轻易流泪，因为他平生所经历的可



以流泪、值得流泪同时又不能流泪或者没有流泪的人和事真是太多了，这使他的眼泪显得更加宝贵。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女犯人为了爱情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受到法律的严惩。临刑前，她在验明正身的纸上按上手印后，将剩余在手指上的红印泥轻轻一抹，擦在了自己的嘴唇上，如同她平日里一次很自然的淡妆，然后捆绑，上了刑车，走向生命最后一程。“这就是一个为了爱情的女人的生命！”马明林眼里闪着复杂的目光。他是一个执法人员，经历和见证了诸多人生命的最后时刻。但他当着我们的面，却从来没有掉下过一滴眼泪。

都江堰的一片灵山圣水，养育了几个颇有灵性的诗人，马明林是其中的一个。成都诗人常常到都江堰去，凡是与他接触过的诗人，都会背诵他的《家门》：“人生是一部书/只有这一页写满温暖/真正读懂的时候/我们在远方流泪”。这证明了他是一个会流泪的诗人。可惜，却让我们看不见他的流泪。那是一片远方的眼泪，流得再多，我们也望尘莫及。这首《家门》成了马明林的名片，引介他和诗友们相会。但是我们每每相见，都是歌酒笑谈。2008年“5·12”大地震，都江堰是重灾区，我们仰慕的二王庙倒了，马明林也失去了音讯。最早浮出水面的都江堰诗人是王国平，他利用非常宝贵的半天事假，到杜甫草堂组织了“成都‘5·12’地震诗歌朗诵会”，给我们带来了马明林还活着的消息。成都诗友都替他松了一口气：“活着，就好。”

然而，这场灾难对一个人的精神承受力的考验却是空前的，触目惊心的悲剧现场让许多人对生命悲情的忍耐程度达到了极限。有一个摄影师，带着他的助手和两对新人正在都江堰景区拍婚纱照，灾难发生了。摄影师被一块石头砸了，靠一碗当地农民送来的稀饭，他活了下来。但他带去的助手和两对新人，都没能活着回来。“活鲜鲜的八条人的生命，就这样从眼前永远消失。”

从此他活在痛苦之中,每天都想去自杀,害得他家里人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派人守护着他。《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一位美丽而又极端负责任的作家,也是被生命悲情的忍耐极限这种精神压力压垮的。“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却留给了我们整个民族一段难忘的记忆”,由于她“接触的全都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一个个悲惨故事反反复复地让她陷入痛苦的深渊,加上艰苦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导致她精神崩溃”(引自孙怀英《张纯如:用生命照亮人类的历史》),最终导致她于2004年11月9日在美国加州自杀了。在职业场上,马明林是一个秉公执法的法官,面孔生冷。但在精神领域,他却是一个诗人,有着一颗有血有肉情感细腻的诗人的心,尤其重要的是,马明林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个亲临灾难和悲剧现场的诗人之一,正因为他是诗人,所以他在灾难面前有了恰当的火山爆发般的表达方式,这就是“地震诗”。在悲剧面前,许多催人泪下的人的真善美场景,人们感动了,马明林也感动了,还有一些场景,人们没有感动,马明林也感动了。钢铁在流泪,石头在流泪,这颗钻石也在流泪,给我们带来了一打《我的泪烫伤了我的眼》的诗歌。虽然诗界有人对“地震诗”的存在性和艺术性发出了怀疑和否定的杂音,但空前绝后的“地震诗”在2008年依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壮观的现象。马明林走得更近,因而写得更细,也更深。

从生命和艺术存在的关系上讲,“地震诗”的产生说穿了是一种人性的需要,诗人在写“地震诗”,不是诗人的人们也在写“地震诗”。面对大自然,人们在灾难面前处于束手无策的弱势地位,但在悲情上,人们却有权选择发泄、记载、纪念和表达的方式,诗歌因为综合了以上发泄、记载、纪念和表达功能,所以被人们选择频率最高,无论人在局内还是局外,亲临还是远离,“地震诗”在短时间内在中国终归是铺天盖地,雪花般纷纷扬扬,以弱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势手段表达强烈不服、不满和生命的再生愿望。在这片浩瀚的诗歌世界，一颗钻石亲临其境，直面悲情，发自内心流出他宝贵的泪水。他的泪滴在一颗玉石上。一位年轻母亲虽然已经死去，但却顶着垮塌的楼板，紧紧护佑着怀中的婴儿，“一个白玉般娇嫩的婴儿，正静静地吮吸着她玫瑰色的乳头……”，这幕天底下最伟大的母爱场景，使他的眼泪成为一个《深埋的摇篮》。他的泪滴在《师魂》之上，使一位“双手依然紧紧环抱着几个孩子”的女教师在诗歌中得以永远的纪念。一位年轻父亲“紧紧抱着像花朵一样凋零的儿子，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一夜”的场景，成为他泪雨下用诗完成的《两个世界的团聚》雕塑。母爱、师爱、亲情、恋情，这些平凡的人们因为爱，一瞬间成为诗人眼中值得流泪的英雄。他写了敬爱《老母在上》的孝子；写了“在强震后的废墟下”“小中政的声音像一支蜡烛”，他把这支烛光谱写成《无伴奏童声小合唱》；他把手指骨折的姑娘和失去左手的小伙子的相爱之音合成《两个人的掌声》；他的泪花映照着“楼房下坠的瞬间”“把刚满1岁的孙女抛了出来”的《爷爷和奶奶》，映照着一个孩子紧紧攥着一支折断的铅笔所写的《半截铅笔的回信》，映照着“热血军人的心灵画像”，那是一块《流泪的钢铁》，映照着《一个士兵的葬礼》，映照着《受伤的儿童》，以及《向峨废墟上的美丽牌钢丝发夹》、《已经和千万逝者一起》的《兄弟》和《墙壁上的字》等等，使我们得以永远纪念那些在灾难中失去生命的人们。人生是美丽的，人性是复杂的，诗人选择了纪念真善美，从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和讴歌生命的诗歌意义上讲，他的钻石之泪不仅粒粒皆辛苦，而且颗颗价更高。

这位钻石诗人独自经营着他的诗歌世界，光阴一晃，已经逾过二十多个春秋。在我所结识的成都诗人中，马明林是精致的，他的诗歌也是精致的，他把眼泪埋藏很深很深，不轻易示人，除

非诗歌。在一派反传统、超前、前卫、超现实、先锋等等诗歌理念的喧嚣声中,马明林过着悠然自得的诗歌的传统抒情生活,他的诗歌手法主体上是朴实的,特别是,他把亲情紧紧地护卫在自己的诗歌之中。在《涂在纸上的光芒》里,我们早已熟悉了他的《家门》之泪。这是一位懂得《根》的诗人,“我懂得泥土下那些根/那些密布在土地深处的皱纹/蕴藏着岁月多么温和的暗示”,因此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属于父亲的《夏天的油画》,属于母亲的《荣誉》。懂得根即懂得生命,生命是这颗钻石的血肉,而亲情则是灵魂。他写父亲的《葬礼》感人至深,“一块裸着的铜沉浸在燃烧的阳光里/一滴奔跑的汗珠/击伤了我的眼睛”,“对于一个以土为生的人来说/死去或许是人生最后一次大典”,“他将隆重地回到根的部落/就像种子/消失在秋天里”,“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灵魂能走多远/但我敢肯定/父亲,你到达的地方/一定有一块肥美的好田”。本质上讲,这颗钻石也是属于“根的部落”的,在诗中,他多次写到他的父亲,在《逝去的声音》里,“一个人/在焦急地喊我/在他的身后/上墙上的茅草/已经老朽/就像一个人一生掉下的头发”。他的父亲不再呼唤他,“我无法收集那些逝去的声音/但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名字的意义/这两个简单的音节/为什么会被那个人亿万次的重复/现在,我的亲人已沉沉睡去/就让我接替你/继续呼唤你的呼唤吧”。因此,在他的幻象中,“我终于发出了一种苍老的声音/就像当年的那个人/一个羚羊般隽秀的小女孩/静静的回过头来/用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我/爸爸/我在这里”。他把这种伤感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自己肩上,因为他也成了一位父亲,他的女儿总有一天也会拥有这片“逝去的声音”的,马明林的眼泪流得太远,也太深了,叫人读了,无不动容。

这位精致的诗人选取的诗歌意象也是精致的。《一粒角质的纽扣》从“父亲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突然弯了下去/最后,他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突然从我的眼前消失了”，写到自己“握着这粒角质纽扣/我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像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大地震”，有着很深的生命轮回含义和宿命伤感。他的父亲情怀非常深重，《烟》也有如人的存在，“一粒泪似的蜘蛛/绕着一匹栗色的烟叶，捻丝”，“默默坐在老家的门槛上/裹一根父亲的烟叶/吸一口/苦味，顿时弥漫心底，久久不散”。这种乡土场景，马明林把他捕捉到了诗歌里，同样让人回味无穷。《游离出时间之外的瞬间》概括了这位钻石诗人深重的父亲情怀的根源，“我的族人都是一些农夫/他们赤脚走在腥香的泥里/没有欢乐，也没有忧伤/我跪在他们中间/目睹父亲的死去/内心的空虚与惶惑，一览无余”。“父亲走了很多年了/这个贫困的老人/他带走了我的灯盏/我茫然四顾 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他让我们在诗中再次读到了他的珍贵之泪，“我躲闪的姿势已经疲惫不堪/轰然崩塌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早年的雄心/仍在乡间的田埂上愉快地奔跑/梦的痕迹清新可辨/如同刚刚擦去的一滴泪”。为逝去的生命流泪，为父亲流泪，使我们看见了诗人内心丰富的情感，他尤其看重传统的家庭情怀，看重族人，看重根，也就是东方传统的家族传承，《家门》的一代代敲响，而这一切生存理想，用不着百年，就会成为过眼云烟，诗人出于无奈，只好把它们建立在自己的诗歌世界，成为《涂在纸上的光芒》，虚妄而又缥缈，诗人的感叹是很苍茫的。

为美流泪，是这颗钻石的另一个诗歌特点。因而，我们读到了《一把名叫阿娜尔古丽的小刀》，“我以一个男人的心情/小心接近那簇光芒”，“我亲眼看到/一个美丽女人的芬芳/如何在一把小刀上固执地绽放”，“我望见，血性的战神/已经变成头戴花冠的歌者”。《美人》是被诗友们称道的一首力作，也是诗人洒泪最多的地方：“美人从一本书里走出来/这时候/世界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一盏灯下/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哭出声来的”，这位才

子可能想到了许多历史上的美人传说，“才子命苦”与“佳人命薄”成为中国文人传统中最为伤感的话题。他看见的事实更加惊心动魄：“美人站在那口古井边上/（那水现在盛在我的杯子里）/我看见，美人下沉的样子/白色的衣服/裹着整个秋季的风”。虽然“月光照在我手上”，但是诗人却听见了美人的呐喊，他说：“我知道你在喊什么”，因为，他在“我知道你在喊”，在“含泪读你的身世”。诗人爱江山，更爱美人，他真正的感动应该是命运上的某种共鸣，所以，他的钻石之泪在这里洒得最多。作为都江堰诗人，他对比邻的映秀情有独钟。从地图上看，映秀跟都江堰仅有一步之遥。“我曾经那样紧紧地拥着你/把脸深深埋在你胸前/我的爱情和忧伤披满你的全身/我母亲一样的爱人”，他在《映秀》中如此写道，“5·12”地震时，这里成了震中地带，美丽的映秀一去不复返。诗人为此痛心疾首，“死亡越过我诗意的假想/它出人意料地从一条巨大的裂缝/飞奔而来/但它只与我擦肩而过/它乌鸦的爪子撕开了你美丽的身子/你蜷缩在杜鹃下颤抖/你的血浇透了野百合/你令人窒息的呜咽/比霜风还冷”，这是诗人在唱他自己心目中的“重归苏莲托”，“那些死去的草都将重新返青/一直蔓延到那个恍惚的正午/直到密密地覆盖我生命的全部”。

诗人永远在与时间抗争，虽然明摆着的，诗人永远都是失败者，时间有的是耐心并且无一例外的永远都是胜利者，但是诗人总有诗人的抒写，以此抒写来减缓他此生短暂来世苍茫的内心的疼痛。在《深夜听见钟摆的声音》，他“平躺在一张床上/领会这种温暖的，切肤之痛”，“夜空的星斗光照欲滴”，诗人的敏感是那么出色，“钟声清脆地响了/它一直就是这么响的/我们听着自己体内的枪声”，这样细腻而惊人的感受，也只有钻石般的精妙体验，才能领悟得出来，如同他同样精妙的诗句。因此，诗人在时间面前显得格外勤备，他要从有限的个人生命短途中寻找浩如烟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海的存在真谛,实际上,他这是在一步步打造自己内心那颗诗歌的钻石。在《嘉峪关》,这位诗人找到了他自己的“复活”理由,“我望见我沧桑的过去/我望见我早已埋葬的哭泣和咆哮/我摸到了我苍莽的根须”,“我确实看到了啊/一条伟岸的脊梁/从荒凉地带/倔强地耸立起来”,这对马明林而言,确实是很难得的。在《剑门关》,他发现“英雄们举着旗帜远去了/而剑的魂魄/回到石头内部”,因此,他听见了“呼啸在岁月深处的猎猎雄风/以及,铁流般奔涌的英雄气息”,这位诗人在这里深深领会了“预示苦难,也象征凯旋”的“沧桑的阳光像血”的历史内涵。《在古蜀道上》,诗人惊叹于“那些骁勇的人们/穿过竹筒或更远的时空/在历史的上游,慷慨赴死”,他身上燃起了熊熊的古酒之火,涤荡于长歌当哭的古歌之舞,“这是我们的血脉无法回避的通道”,他说,然而“一切都变为尘土了”,“英雄,布衣草履/回到市井与阡陌”,因此,他“手捧千年前的传奇”,“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黄昏”,想象着“一场大雪就要飘下来了”,这种想象其实更是一种期待,诗人的期待。这些古代英雄来自泥上,也消隐于泥上,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马明林梦想生活的侠客化身,诗人只能靠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才能渐渐平息他内心骚动不止的义勇感慨。

马明林固守着他自己领悟的诗歌美感和写作理念,坚持每首诗的精雕细琢,追求语言上的内在语感,始终注重抒发自己的感知和抒写自己的发现,刻意于让每首诗都有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象和境界,而且只能由他来完成这些诗歌意境的描绘和抒写,绝不重复或去赶时髦般附和诗歌界的“主流声音”。他默默无闻坚持着自己的诗歌写作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在各种喧哗热闹的诗歌场合中从来没有发出过他的声音,他只是埋头写自己的诗,过自己业已习惯的小日子。他对诗歌存在的领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比许多追求空名的诗人或者利用诗歌获取名利的

所谓诗人都精灵，始终坚持用自己的经历和感知来支撑自己的诗歌世界，用自己的记忆和怀念来打造自己的诗歌宫殿，用自己的梦想和感觉来开辟自己的诗歌领域，用自己的情绪和幻象来传承自己的诗歌走向，用自己的情怀和咏叹来挖掘自己的诗歌内涵，因此，他的每首诗都是精美的，非常考究，放在诸多流派诸多诗刊诸多诗歌圈子里，都毫不逊色，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有个性的诗人，有特色的诗人，有品味的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确实是一颗钻石，一颗诗歌的钻石。在成都诗歌圈子里，他是一个被忽略得太久的诗人，但他毫不在意，也从不为此焦虑，他依然故我，我行我素，在都江堰自由自在闪射着自己冲动和激扬的诗歌光芒。

最珍贵的依然是他的眼泪，洒在生命的痛感上，洒在人世的悲情上，洒在自己的来路上，也洒在历史长河的一朵朵浪花上，都落地成诗，精美成品。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在诗歌博物馆里看见一颗晶莹的宝石，在宝石的眼里，有一颗永恒的泪珠在闪耀，那是一滴诗歌的泪珠，它应该被命名为马明林，它只能被命名为马明林：“这位流泪的钻石诗人，一生中写了许多值得我们流泪的诗篇。”

2009-04-09 于斜江村

杨然(1958—)当代著名诗人。本名杨天福，四川成都人，师范毕业后至今在邛崃一个叫斜江村的地方默默地教书和写诗。1994年《青年文学》封面诗人。代表作有《海之门》、《中秋月》、《父亲，我们送你远行》、《祖国之诗》等，著有《寻找一尊铜像》、《千年之后》、《雪声》、《遥远的约会》、《恶之花·围观》、《杨然抒情诗选》(中英文对照版)、《杨然诗集》。作品曾获金芙蓉文学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奖、四川文学奖及各地刊物年度奖。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全省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诗歌工作委员会主任、邛崃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邛崃冉义中学校长、《芙蓉锦江》主编。

# 目录 Contents

总序：劫波度尽山河新 高洪波 / 1

序言：流泪的钻石 杨 然 / 5

## 卷一 5·12：我的泪烫伤了我的眼

深埋的摇篮 / 3

师 魂 / 5

两个世界的团聚 / 7

老母在上 / 9

无伴奏童声小合唱 / 11

两个人的掌声 / 14

爷爷和奶奶 / 16

半截铅笔的回信 / 18

流泪的钢铁 / 20

一个士兵的葬礼 / 22

太阳之伤 / 24

向峨废墟上的美丽牌钢丝发夹 / 25

目  
录

---

1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 兄 弟 / 27
- 映 秀 / 29
- 映秀中学遗址 / 31
- 墙壁上的字 / 33

## 卷二 涂在纸上的光芒

- 根 / 37
- 家 门 / 38
- 夏天的油画 / 39
- 荣 誉 / 41
- 过 年 / 42
- 福 字 / 44
- 葬 礼 / 46
- 逝去的声音 / 47
- 一粒角质纽扣 / 49
- 老 屋 / 50
- 土地和一个人的灵魂 / 52
- 烟 / 53
- 游离出时间之外的瞬间 / 54
- 一把名叫阿娜尔古丽的小刀 / 56
- 四月的萨克斯 / 58
- 嘉峪关 / 59
- 剑门关 / 61
- 在古蜀道上 / 63
- 深夜听见钟摆的声音 / 65
- 美 人 / 66
- 李冰石像 / 67
- 在西周烽火台遗址前 / 69

幸福台 / 71

小 站 / 73

我 们 / 75

怀念船工号子 / 77

三峡石 / 78

凡·高 / 80

姑妄言之 (代跋) 龙 郁 / 81

土地的儿子 马及时 / 85

后记：一个人的心灵检索 马明林 / 88

卷一 5·12：我的泪烫伤了我的眼



## 深埋的摇篮

5月14日凌晨，在都江堰玉带桥河边一幢废墟的深处，一个年轻女子的遗体被搜救出来：她硬挺的脊背在一块沉重的水泥板砸压下弯曲着，她跪在那里，蓬乱的头发遮住了脸庞，坚硬的双手紧紧护在怀中——一个白玉般娇嫩的婴儿，正静静地吮吸着她玫瑰色的乳头……

黑暗突然来临  
太阳冷却了  
孩子 你撕心裂肺的啼哭  
让我快要熄灭的生命灯火  
猛然醒来  
孩子 快张开你的小嘴  
我要用我最后的血  
把你送到黎明的广场

亲爱的孩子 我把你紧紧搂在怀里  
我用我凌乱的头发为你遮挡尘土  
我用我流血的十个指头  
一点点 轻轻地 慢慢地抚摸你  
虽然我的耳朵灌满了沙子  
但我清晰地听见了你昨日午后的咿呀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虽然我的喉咙被石头堵住  
但你的乳名被我一万次吼了出来  
孩子 孩子  
在这黑暗的深渊  
妈妈残破的身体  
就是你安稳的摇篮

孩子 其实我已经离开了  
但我固执地把自己留在你的世界里  
用我摧折的骨头为你顶住摇晃  
用我撕裂的皮肉为你枕住震荡  
用我最后的体温  
为你抵挡雨夜的冰凉

我亲爱的孩子 别怕  
即使大地消失了  
妈妈也是你永不倾覆的天堂

## 师 魂

何智霞,都江堰聚源中学初三5班班主任。5月12日下午,剧烈的地震突然来临,她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护住学生。当她的遗体被挖出来时,她的双手依然紧紧环抱着几个孩子,怎么也无法把她和孩子们分开……

师者 传道授业解惑  
我的最后一课  
只有几秒  
却用尽了我的一生

一切在一瞬间铺天盖地而来  
我毫不犹豫的选择  
让我的灵魂成为一间不朽的课堂  
我在战栗中挺立  
我在恐惧中无畏  
我必死无疑 但我决不倒下

狂野的石头砸断我的骨头  
骨头断了也不散  
沉重的尘土掩埋我的眼睛  
眼睛瞎了也不放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乱舞的钢筋刺穿我的心脏  
血流干了也不变

我用我的全部完成了在人世间的  
最后一次讲座  
以血当墨  
以骨为笔  
以生命作讲台  
一切 在一瞬间匆匆完成  
又从一瞬间走向永远

我的讲义 简洁地写在我心里  
我被大地埋葬了  
我的心  
不死

## 两个世界的团聚

一位年轻的父亲,在地震中坚守岗位,幼小的孩子在地震中遇难。孩子小小的遗体挖出来了,这位年轻的父亲,紧紧抱着像花朵一样凋零的儿子,一动不动地坐了整整一夜。

你银铃般的笑声飞远了  
你小鹿一样的脚步跑远了  
我跌倒在你刚刚走过的路上  
孩子 我追不上你了

我生命的第一捧灰烬  
如此纯粹 像一块冰冷的玉  
我用你消散的笑容抚摸我的脸  
我用你丢失的声音抹我止不住的泪  
我的痛 没有伤痕  
我感到无垠的空旷把我紧紧围住  
我就像一棵树  
在自己的季节里  
望见了无法阻止的飘零

守在你寂静的河谷  
我的孩子 你小溪一样的消失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给我留下一口深深的井  
细密的涟漪爬上我的额头  
我知道 我将从今夜开始老去

银铃般的笑声还在耳畔  
小鹿一样的脚步还在眼前  
我的孩子 就像无数个夜晚  
我在你的梦中悄悄归来  
今夜 你在我的怀抱无声远去

我追不上你了 我的孩子  
你像一点萤火  
在我所有的夜空  
轻轻 飞

## 老母在上

地动山摇,到处是惊逃的人群,一名中年男子却冒死冲进了一幢摇摇欲坠的大楼。十多秒后,大楼轰然崩塌。两天后,在挖开的废墟里,人们看到了这位男子,他最后的表情十分镇静,他双手紧紧抱着的,是他白发苍苍的老母亲!

妈 你就在儿子瘦削的胸膛上  
睡去吧  
不要理会震耳欲聋的爆响  
让我静静倾听你细微的呼吸  
不要理会铁块般砸来的黑暗  
让我默默抚摸你满脸密密的皱纹  
我的老母亲 最后时刻  
我把你一生的沧桑紧紧抱在胸前  
如同重新回到我生命的襁褓

在这个阳光突然沉没的中午  
我被你沉浸在晨昏中的絮叨牵着  
被你菊花般的笑容拉着  
被你稀疏白发的亮光引着  
被你深夜剧烈的咳嗽鞭打着  
疯狂飞奔在惊惶失措的离散中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像一头狂奔归家的犍牛  
母亲 你是我灵魂顶上的一片瓦  
你碎了  
我就是一摊泥

在这个沉重的中午  
过去的许多时光一一闪现  
你蜷缩在我的胸前  
如同我曾经拱在你暖融融的怀里  
你汗味的奶香 让我在四十多年后的  
这一时刻  
拼命完成了我一生最富激情的狂奔

妈 安静地睡去吧  
我用全部的力气为你送来了儿子温暖的胸膛  
我的最后一步  
已被岁月隆重收藏  
你看啊 妈 平和的阳光下  
人间的儿女们 正沿着我跑过的路 匆匆回家

## 无伴奏童声小合唱

在强震后的废墟下，都江堰市新建小学三年级9岁的许中政和几个同伴被挤埋在桌椅架起的狭窄空隙里。绝望的哭泣在黑暗中迅速蔓延。此时，小中政的声音像一支蜡烛：“不要哭！我们不会死！我们来做游戏吧，比一比谁最不怕黑！”漫长的等待中，又饥又渴的小中政带头用微弱的声音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比赛开始了

这是我与黑暗之间的一场生死较量  
一幅巨大的黑布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听见死神的脚步正悄无声息向我走来  
我的牙齿 和大地一起剧烈抖动

我在恐惧中静静等待  
我昏厥的想象渐渐醒来  
我的心开始奔跑  
我清晰地看见了南桥下涌动的清流  
看见了河滩上高飞入云的风筝  
看见了街口画糖人的老人  
    关云长和他的赤兔马正从老人的糖勺里  
    跃然而出



我看见妈妈的手

一大团热气腾腾的温暖递过来

我干涩的喉咙顿时有一股清泉汨汨流淌

我看见满脸胡子的爸爸

那辆浑身作响的自行车

载着他悠扬的口哨

像一只穿行在山溪中的小舟

我的心飞快地奔跑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家乡如此美丽

我穿过宁静如梦的青石小巷

我走过川流不息的大街

我站在宽广无垠的广场

我看到了高高飘扬在万里晴空的

那一片鲜艳的红

那一片鲜艳的红

就在我的胸前燃烧

小小的火苗 她让我在比黑夜更暗的地方

看见了亮光

在这死亡般寂静的黑暗里

我的心举着那束小小的火苗奔跑

我听见遥远的风 滚烫的呐喊

我听见翅膀划动的呼啸

我听见了阳光轻轻涂在树梢上的宁静

跟随那支雄壮的旋律

我的心腾空而起  
那束小小的火苗融入金色的太阳  
沉沉的黑暗 像一层雾 慢慢散去  
我像一粒刚刚破土的嫩芽  
带着一滴晶莹的露珠  
重新回到了大地  
——你好 我亲爱的家乡！  
你好 我亲爱的祖国！



## 两个人的掌声

一对恋人被突然来临的地震同时埋进废墟。20多个小时后，姑娘被救出，她忍着手指骨折的伤痛，一直留在现场为尚在废墟中的男友鼓劲。又过了30多个小时，小伙子被救出，急速送往外地医院救治。当姑娘辗转数日在成都市某医院的病床上找到男友时，已被截去左上肢的小伙子对她直摇头：离开吧。姑娘作出的回答是：“不，我就是你的左手！”

那只空荡荡的衣袖  
静静挂在你陡峭的左肩  
本该生长绿树的地方  
却一片荒芜  
我知道你很冷 我的爱人  
我们和这座城市刚刚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断裂

那根藤 为我轻轻挽住静夜的缠绵  
那一棵柳 为我漫卷细雨中初春的舒袖  
那一条溪流 在山重水复中为我吹响宁静的曲子  
那一段坚固的扶梯  
再险峻的地方 都是我心中的平原  
我的爱人 我站在白森森的断裂处  
在梦中 含泪打捞你笑容照耀的每一寸光影

在你左手的位置  
我愿成为一棵枝条茂密的树  
为你细细捧住绽放的花朵  
为你牢牢攀起甜蜜的果实  
我要把你心田的杂草  
变成清流浇灌的浓荫

在你的悬崖上  
我就是一根柔韧的藤  
为你狠狠咬住绝壁上的晕眩  
为你死死拴紧狂风中的动荡  
我要把你沉沉睡去的胸音  
慢慢唤醒

我的爱人 即使你是一座倾斜的山峰  
我也要扶住你  
即使爱情已老得掉光了牙  
生命已老得只剩下一片叶  
我的爱人 请张开你唯一的手  
我要把我的心 交给你 握着



## 爷爷和奶奶

5月12日下午2时28分，都江堰市太平街一幢大楼在经过一阵剧烈的抖动之后轰然坠毁。就在楼房下坠的瞬间，两位老人将刚满1岁的孙女抛了出来……

是谁 在我眼前  
猛然撒出一大把土灰  
爷爷 你在哪里  
奶奶 你在哪里

你们把我抛那么高  
我听见耳边的风  
像一只大狗熊在嚎叫  
我飞在高高的空中  
我找不到你们的手  
我怕

爷爷 奶奶  
在高高的空中  
我看见 好多漂亮的房子  
像积木一样垮了  
我的奶瓶在里面

我的玩具娃娃在里面  
我的乖爷爷 我的乖奶奶  
在里面

我看见好多爷爷 奶奶  
好多叔叔 阿姨  
向我张开双手  
我躺在他们手上  
使出吃奶的劲  
大声喊你们  
我的乖爷爷 我的乖奶奶

躺在那些陌生的手上  
我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我攥着奶奶的手睡着了  
我的玩具娃娃在我的旁边  
我的奶瓶  
在爷爷手上 装着满满一瓶  
香香的甜牛奶……



## 半截铅笔的回信

一个孩子的遗体从废墟下挖出来的时候，她沾满尘土的右手，还紧紧攥着一支折断的铅笔……

我把最后一个标点  
落在我梦里了  
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梦  
从此刻 一直到永远

那一刻 时间突然变得那么薄  
像一页透明的纸  
我只能用一秒钟 望一眼窗外蓝蓝的天空  
用一秒  
听操场上老榕树深处风琴般的蝉鸣  
用一秒  
想我家院子里粉红的月季花蕾  
用一秒  
想奶奶荡漾在皱纹里的安详  
想爸爸打雷一般的呼噜  
想妈妈眼中鹅毛一样淡淡的忧伤

我还想用一秒 只用一秒

可时间已经伸出巨大的手  
把我轻轻摘去

我的图画  
还没来得及涂上颜色  
我心中的歌  
还没来得及唱给你们听  
我还没来得及  
仔细算一算 生命美丽的长度

如果 再给我一秒  
我将献给太阳最动人的笑容  
如果 再给我一生  
我紧握在手中的笔  
一定长成一棵挺拔的 大树



## 流泪的钢铁

解放军某部大校张小平，先后率部辗转聚源、映秀、汶川等地英勇救灾。2008年6月15日上午，杜甫草堂，淅淅沥沥的雨中，这位刚刚从灾区返回的军旅诗人送我一叠诗稿，中有诗句“问道青城忙救灾，拜水都江齐抗震……忍看墟下同胞骨，怕听岸上呜咽声”（《灌口震区见闻》），令人动容。我想，这是每一个热血军人的心灵画像。

我奔跑在无影的屠戮中  
我听见体内密集的断响  
尘土和血迹淹没的心田  
像一幅黑色地图  
在这个血肉模糊的五月  
我摇摇欲坠 我白发苍苍

我用秒针刻录悲伤  
灾难深入骨髓  
许多人在我身边死去  
他们的梦却沉重地抱在我怀里  
许多人嘶哑嗓子 静静地在我身边流血  
我被自己的眼泪砸伤 哪里能够医治这样的创痛  
我知道 你们一定会到来

那些冲锋的迷彩会点亮我的眼睛  
那些年轻的身体会送来滚烫的血

像疾风 像天空下另一片阳光  
我知道我亲爱的兄弟已经到来  
你的手伸出来 那是一根坚韧不折的藤  
你的肩膀移过来 那是一方永不垮塌的花岗岩  
你的脊背俯下来 那是一块平坦安静的大平原  
在寂静的深渊 你们深入死亡  
寻找我一息尚存的心跳

扶着你坚硬的骨头  
像握着一段铁打的拐杖  
我沧桑的家园 我复活的血  
我站起来的样子 像穿过一个世纪重新归来  
我望着那一群金属般的迷彩  
我的兄弟 一张年轻的脸  
一滴热泪 正从不锈钢的表面 无声滚落下来



## 一个士兵的葬礼

再过3个月就满26岁的武文斌,生前是济南军区某师炮兵指挥连士官实习学员。6月18日,在灾区奋战32天的他,因过度疲劳,累死在为都江堰灾区群众搭建活动板房的一线……昨日(24日)上午,武文斌烈士遗体告别仪式在都江堰市殡仪馆举行,2万多名群众自发前来,哭送英雄。(《四川日报》2008年6月25日A2版)

又一个普通士兵  
走进了共和国厚重的记忆

在这个动荡的夏天  
我看到许多年轻的士兵  
他们长着我兄弟的脸  
稚气未脱 却坚硬如铁  
他们穿行在狰狞的废墟中间  
和死神短兵相接  
他们用汗水浇灌异乡的浓荫  
累得像牛 一声不吭

一个士兵倒下了  
年轻的身体 青春的血 同时凝固

这是新家园地基上 一块稳固的石头  
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天空嘶哑哭喊  
这是谁的儿子 谁的兄弟  
我听见 一万个声音在回答  
一场大雨  
滂沱而下

这是一个来自另一片土地的儿子  
那里的人们 口音浓重 每一个字  
都是从心底蹦出来的  
一位叫武中林的老人  
从河南邓州张村一块麦地匆匆赶来  
他养大的是一个娃  
死去的是一个军人  
这个中原老农 能说什么呢

一位老人  
把他人生最后的拐杖都献出来了  
我们 不敢忘记

2008年7月12日夜，“5·12”大地震两月祭，在刘欢《怀念战友》的嘶吼哀唱中完成，禁不住伏案啜泣。



## 太阳之伤

——题何多苓色粉画《受伤的儿童》

“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他们都没有丧失做人的尊严,没有太多人表现出惊慌失措……她的脸虽然有忧伤和悲痛,但依然保持这一种人的尊严。”——何多苓

又到正午了  
那个时刻  
让一切突然放缓了脚步 四处张望  
像经历陷阱重重的秘境

我们的女儿  
像从云端降落 像从深渊再生  
她把雀跃的翅膀锁了起来  
她把清亮的嗓子  
藏在嘴里

而那双眼睛  
拂去灰尘  
还有什么比它更深  
还有什么  
比它更亮

## 向峨废墟上的美丽牌钢丝发夹

6月9日，“5·12”大地震之后的27天，都江堰市文联组织本土作家到向峨、虹口等地实地采风，沿途所见，令人屏息失语。向峨，一个充满质朴气息的山中小镇，在一面断墙下，我捡到一块“美丽”牌钢丝发夹：17枚黑色，2枚红色，1枚金色……

镜子一定是方形的  
四棱包着铝皮  
镜面右上角应该有两只喜鹊 或者蝴蝶  
或者一枝腊梅  
镜子架在一张木桌上 木桌的花纹被一块旧花布盖着  
木桌摆在一扇木格窗下 木格窗被一块新花布遮着

木质的梳子 肯定是老杨树根  
脊上一块黑 像镶在时间脸上的一只眼  
一根齿已经断掉  
其他的齿很健壮  
梳柄用红丝线细细缠绕 有一根长发夹在里面  
很黑 很亮

竹椅是常见的那种  
每一段都磨得很滑 泛着蜡光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一条白纱巾静静垂在弯曲的扶手  
像一个人的手臂  
轻轻挽着一片淡雾

所有的一切  
就这样停留在那个著名时刻  
14点27分59秒 像一块薄冰  
薄得呵一口气就会化掉  
1秒之后  
冰 融化了

镜子和镜中的那张脸  
木梳和握木梳的那只手  
竹椅和坐着竹椅的那幅背影  
木格窗和窗内的气息  
窗外的石板小径 小跑的黄狗和它懒懒的影子  
桂花树和弥漫在空中的香味  
一切 都消散了 没一丝踪影  
像一部无中生有的虚构

一个妇人  
披头散发 颓坐山坡  
她的名字 叫向峨

## 兄 弟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杜甫

我真的不相信  
在那个中午的那一瞬间  
你已经和千万逝者一起  
轰然走进了永远的寂静

你真实的死亡  
让我感到了真正的恐惧  
在这个骄阳如火的正午  
我浑身颤抖  
像遭遇一场铺天盖地的冰雪

从都江堰康复路到映秀  
短短 30 分钟车程  
我看见汽车把你送进映秀湾平静的早晨  
然后我看见你平静地走近工作台  
然后我看见你弯腰站在那一瞬间的正中央  
然后 我看见了你头顶上的坠落  
看见了你战栗的奔跑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然后 我看见  
你扑倒在地 你被你的血呛住  
你的脸骤然凝成一块冰冷的石头  
你最后的发声 没有丝毫声息

你到达了最后的终点  
但世上已经没有人能够认出你  
你的死亡是戛然而止的破碎  
你的死 让我清晰地听见了我体内骨头的脆响  
我的兄弟 你只给我留下一颗零落的牙齿  
却在我的想象里那么圆满地微笑着  
锋利的忧伤在我心中乱舞  
我在你无边的沉默里哭泣  
我所有的语言都已变成粉末

我不愿意想象  
在山一样沉重的那一瞬间  
一个蝴蝶般美丽的6岁女孩的父亲  
倒在血泊里做最后的挣扎  
我的兄弟 你圆睁的眼睛看见了什么  
你干涩的喉咙叫着谁的名字  
你痉挛的双手紧紧攥着的  
是谁的衣角

时间已漫过致命的那一瞬  
兄弟 你永久的停留  
让我不停回头

## 映 秀

我曾经那样紧紧地拥着你  
把脸深深埋在你胸前  
我的爱情和忧伤披满你的全身  
我母亲一样的爱人  
我一直以为  
我将在你秀雅与宁静的目光中  
幸福地老去

我是一个那么幼稚的人  
我说 我将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正午  
躺在你的臂弯里  
死去  
那时 我的头发将白得像雪  
而我的表情将像基督一样圣洁  
因为 你就是我的天堂

死亡越过我诗意的假想  
它出人意料地从一条巨大的裂缝  
迅奔而来  
但它只与我擦肩而过  
它乌鸦的爪子撕开了你美丽的身子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你蜷缩在杜鹃下颤抖  
你的血浇透了野百合  
你令人窒息的呜咽  
比霜风还冷

灾难在一瞬间来临  
又在一瞬间蝙蝠般散去  
噩梦醒来  
早晨的阳光静静地洒在南边的山坡  
我的眼泪落下来  
烫伤了我血迹斑斑的胸膛

爱 已成为遗迹  
我亲爱的 映秀  
我母亲一样的爱人  
我把你默默埋在心底  
每年春天  
那些死去的草都将重新返青  
一直蔓延到那个恍惚的正午  
直到密密地覆盖我生命的全部

## 映秀中学遗址

2009年清明节前夕,我又一次来到映秀。映秀中学惊心动魄的遗址静静地立在岷江河谷,阴沉的天空,细雨如纱……

春雨细润 人间最美好的时光  
万物生长  
而有一些生长  
却永远停止了  
你看那蓓蕾在光焰中消散  
那些露珠般的芽 已凝为黄泥

瞬间的劫杀 惊天动地  
快得像一道闪电  
我们都看见了  
却无能为力  
心灵的屠戮  
比死亡还惨烈  
比恐怖更持久

天地不仁啊 以万物为刍狗  
一群羔羊  
被匆匆赶往祭坛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血洗过的大地  
是谁在用沙哑的嗓子吟诵无字的诗句  
像在送别逝去  
又像在迎接诞生

墙垮了 梁折了  
每一段都重重砸在我们心上  
泪流出来  
比流血更痛

## 墙壁上的字

地震之后,在都江堰胡家巷中段到巷口,每隔一段,就会在一些墙壁上发现一行大字:“建林我在XX处”。“建林我在XX处”,“建林我在XX处”,字迹是同一个人的,用木炭书写,有些潦草,有些急切。快一年了,这些字依然那么清晰……

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切地想你  
我想握着你的手  
我想摸着你的脸  
甚至 我只想听一听你的气息

在泄洪般的人潮里四处张望  
没有你的世界多么空洞  
路 陡然向四面八方分叉  
此刻你正在哪一片天空下奔跑  
我把你的名字写在墙上  
我让所有善良的眼睛 帮我守望

我从来没有这么恐慌  
我的手抖得厉害  
我想写得更清楚更醒目一点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但来不及了  
我想在每一条路的转角处  
写上你的名字  
我 必须找到你  
你 一定要找到我

生死关头  
亲人 总是我们心灵的路标

## 卷二 涂在纸上的光芒

1

## 根

我懂得泥土下那些根  
那些密布在土地深处的皱纹  
蕴藏着岁月多么温和的暗示

我思想的马匹有时候跑得很远  
而木桌上的一只土碗  
常常让我怀想人世间最朴厚的那些细节  
那种粗糙与真实  
那种木刻般凸现的沧桑  
和种子一起深入季节  
又和果实一起 跃上父亲的肩膀

我懂得泥土下那些默默行走的根  
沿着这些曲折而柔韧的方向  
我望见所有道路的身世  
而一缕宁静的炊烟  
正从我们日渐苍白的心灵  
袅袅升起来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 家 门

人生是一部书  
只有这一页写满温暖  
真正读懂的时候  
我们在远方流泪

## 夏天的油画

在这个夏天 灼热的阳光让我想念土地  
遥远的土地 年迈的父亲坐在自家的田园  
黑牛缓缓喘息 而清香的新谷一片片摊开  
粮食 褪去黄金衣袍的土地  
油亮的脊背 铜质的丘陵  
徐徐走进我摊开的灵魂

我看到 隆重的夏天降临土地  
阳光下生长的根 在阳光下裸露着  
而在那顶旧草帽的后面  
一张脸已经十分苍老  
如同一颗干透的谷粒  
粗糙的壳 而细腻的部分深藏在里面  
一块古风犹存的手掌  
一个浑圆成熟的季节躺倒在上面  
土地的颜色 岁月的情怀 生命的纹路  
深藏在里面

在这个夏天 土地的色彩剥落了  
而坚韧的根仍在土里  
古老的梦仍在生命里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坦荡而简朴的意境 仍在父亲的手掌里蔓延啊

默默坐在阳光的笑容里  
我的父亲 这个年迈的农民  
黑得像块石头

在远方 在夏天走过的地方  
我的父亲 黑得像块石头

## 荣 誉

秋天的时候  
汹涌的阳光  
漫过慈祥的村庄  
母亲飞扬的头巾  
是天空下另一片云

我远远望见  
果实包围着我的母亲  
如同转瞬即逝的燃烧  
我的母亲  
那个小个子的瘦弱女人  
她气喘吁吁瘫坐在汗水里  
而她的脸上 是一盏沉醉的笑容

秋天的时候  
家园像一幅凝重而热烈的油画  
我远远望见 我的母亲  
倾俯着汗湿的背 驮着干净的粮食  
默默向我们走来



## 过 年

所有的话题  
都盛在一只青花酒盅里  
好多年没这样坐在一起了  
你苍老的样子  
和我梦见的一模一样

乡村的气息  
只有在这个时候  
才最为生动  
我又看见了飞跑的童年  
那个流着鼻涕的小男孩  
正望着贴在门上的鱼尾傻笑  
他的小脸像只花猫

你突然笑了  
笑得流出了眼泪  
你眼角的那片鱼尾  
在我的心里  
响起劈里啪啦幸福的回声

看着你好好地活着

我就感到很幸福  
尤其是你的牙也很好  
你还有精力  
和我一起慢慢咀嚼生活的芳香

这是我的福气



## 福 字

过年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字  
贴在门上

这个字  
必须用自家的剪刀  
让母亲坐在一把老式竹椅里  
戴上她那副老光眼镜  
然后 在那张脱光了油漆的饭桌上  
铺开一张红得炫目的红纸  
然后 你站在一旁  
看眉开眼笑的母亲  
怎样将一种温暖得有些烫人的祝福  
一点一点地裁剪  
小心翼翼地熨平

这个字很复杂  
剪起来一定有些费劲  
母亲的手已没有当年利索  
但她的笑容依然和当年一样动人  
她笑眯眯地沉浸在这个字里

她把她一生的唠叨  
也剪到这个字里了

贴这个字  
一定要用心  
才贴得牢实  
母亲说



## 葬 礼

沿着你深陷在泥土中的脚印  
父亲 我为你送行

路过我家的麦田  
膨胀的麦粒比从前更加沉默  
父亲 我又望见了你的身影  
一块裸着的铜沉浸在燃烧的阳光里  
一滴奔跑的汗珠  
击伤了 my 眼睛

对于一个以土为生的人来说  
死去或许是人生最后一次大典  
他将隆重地回到根的部落  
就像种子  
消失在秋天里

一把白米  
散落在一张粗布上  
我不知道一个人的灵魂能走多远  
但我敢肯定  
父亲 你到达的地方  
一定有一块肥美的好田

## 逝去的声音

一个人  
在焦急地喊我

在他的身后  
土墙上的茅草  
已经老朽  
就像一个人一生掉下的头发

那声音  
颤抖得很厉害  
如同冬夜风中燃烧的火把  
又像一只粗糙的土碗里  
袅袅升腾的热气

那个焦急的声音  
被两条风湿严重的腿  
支撑着  
我远远望见  
在那双深陷的眼眶里  
我生命的炭火  
正在渐渐熄灭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我无法收集那些逝去的声音  
但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名字的意义  
这两个简单的音节  
为什么会被那个人亿万次的重复  
现在 我的亲人已沉沉睡去  
就让我代替你  
继续呼唤你的呼唤吧

我终于发出了一种苍老的声音  
就像当年的那个人  
一个羚羊般隽秀的小女孩  
静静的回过头来  
用一双清澈的大眼睛望着我  
——爸爸  
我在这里

2002年12月冬天已越走越深

## 一粒角质纽扣

这是从父亲旧衣上  
拆下来的

汗渍和灰垢  
增加了它的分量  
在早先 我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直到有一天  
父亲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他曾经非常强壮的腰  
突然弯了下去  
最后 他突然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现在 父亲站在一张纸上望着我  
我在暮色降临之前  
匆匆老去  
和父亲一样的苍老  
老得根本不像我自己

握着这粒角质纽扣  
我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像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大地震



## 老 屋

大红的年画贴在门上  
过去的日子挂满屋檐  
父亲的老屋 结实而沉默

酒是陈年的香  
青瓷大碗也很豪放  
来吧 守住尚未熄灭的火塘  
替远逝的父亲  
痛快淋漓大醉一场

我们用父亲的锄头  
埋葬父亲  
而将父亲的粮食和脾气  
储存在深深的感动里  
这种粗糙与细腻的品质  
已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后的营养

其实 岁月就是一把锄头  
它不舍昼夜地挥动着  
在父亲的老屋  
你会清晰地听见它

如同一首挽歌  
又像一声叹息  
响彻我们生命的浩浩长空



## 土地和一个人的灵魂

在这个夏天  
我目睹了一个人走过土地的  
全部过程  
他在沉默中远离土地  
又在沉默中与土地融为一体

土地 土地  
我诅咒与眷恋的胎盘  
在这个夏天 透过密实的果实  
我看见 一个生命 一个朴素的灵魂  
像一滴水 像一缕霞光  
回到了起点  
像回到根 回到空灵  
像回到真正的家园

一介草民  
一个用黄土熬炼春秋的农夫  
一盏轻如稻花的魂魄  
父亲 请到我的诗歌中来居住  
请尝一尝我默默种植的思念

## 烟

柏木的锄把依然结实  
竹编的筐  
被汗水浸过  
闪着铜的光泽 像老去的皮肤

一件旧棉袄  
胡乱堆在石礅上  
一粒泪似的蜘蛛  
绕着一匹栗色的烟叶 捻丝

默默坐在老家的门槛上  
裹一根父亲的烟叶  
吸一口  
苦味 顿时弥漫心底 久久不散



## 游离出时间之外的瞬间

我的族人都是一些农夫  
他们赤脚走在腥香的泥里  
没有欢乐 也没有忧伤  
我跪在他们中间  
目睹父亲的死去  
内心的空虚与惶惑 一览无余

这么多年来  
奔走在城市的喧嚣里  
这个孤独的甲壳虫  
它把许多宝贵的东西藏起来了  
它虚张声势  
它在沉默中冥想死亡

远离泥土和宁静  
这一生的放弃  
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巨大的阴影弥漫开来  
淹没你空洞的眼睛

父亲走了很多年了

这个温和的老人  
他带走了我的灯盏  
我茫然四顾 我已经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我躲闪的姿势已经疲惫不堪  
轰然崩塌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而早年的雄心  
仍在乡间的田埂上愉快地奔跑  
梦的痕迹清新可辨  
如同刚刚擦去的一滴眼泪



## 一把名叫阿娜尔古丽的小刀

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秀美的金属  
它被一张杏黄的丝绸包裹  
就像戴着面纱的诱惑

我以一个男人的心情  
小心接近那簇光芒  
我想像它的硬度和韧性  
尤其是 当它从刀鞘中一跃而起  
世界  
将是多么简洁

英雄的意境总是和刀有关  
在吐鲁番  
我亲眼看到  
一个美丽女人的芬芳  
如何在一把小刀上固执地绽放  
我仿佛看到 一个远征的骑士  
被爱情和誓言驱使着  
走向死亡

噢 羊奶般白皙的阿娜尔古丽

睫毛浸润在蓝色柔光中的阿娜尔古丽  
腰肢如水的阿娜尔古丽  
我用一把匕首做你的花轿  
千里迢迢带你回家

一个女人  
主宰了英雄的刀锋  
我望见 血性的战神  
已经变成头戴花冠的歌者



## 四月的萨克斯

四月 金色的萨克斯响起  
它巨大的叹息 茂密的阴影  
它让我在四月丰满的叶子下面  
与爱情不期而遇

萨克斯 一种金属锻造的爱情  
在它的低音部位  
是一个人的唇  
含着四月燃烧的野草莓

其实 四月就是一把醉人的萨克斯  
它让我面对一个同样质地的女人  
在粗犷里演奏细腻  
在浑厚里倾诉温情

四月 四月只有音乐在行走  
而我们在音乐里  
越陷越深

## 嘉峪关

从嘉峪关  
带回来几块小石头  
很硬的小石头  
像冻结千年的几粒泪

在嘉峪关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石头  
层层叠叠挤在一起  
很密实  
绵延万里  
有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  
像惊心动魄的呐喊

那些叠在一起的石头  
很像盔甲  
透过那些缝隙  
可以看见古老的血和眼泪  
以及 一些英勇的身影  
我还看到  
一条伟岸的脊梁  
在荒凉地带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倔强地耸立着

在嘉峪关

我望见我沧桑的过去

我望见我早已埋葬的哭泣和咆哮

我摸到了我苍莽的根须

我感到了

我幅员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

复活

## 剑门关

推开历史的门扉  
所有的风景都是站立的  
豪放的意境  
在古老的天空下  
郁郁葱葱

让目光跃上极高处  
而胸中横陈一把宝剑  
千年磨砺的锋芒  
雪一样沉静  
走过剑门  
在雄性的原野  
寻找闻鸡起舞的开阔地带

英雄们举着旗帜远去了  
而剑的魂魄  
回到石头内部  
走过剑门  
你会听见呼啸在岁月深处的猎猎雄风  
以及 铁流般奔涌的英雄气息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走过剑门  
沧桑的阳光像血  
又像金色的织锦  
预示苦难  
也象征  
凯旋

## 在古蜀道上

仿佛听见战马的嘶鸣  
我看见 那些骁勇的人们  
穿过竹筒或更远的时空  
在历史的上游 慷慨赴死

千百年来  
英雄们的天空狼烟四起  
他们用骨头锻铸兵器  
用热血浇灌麦田  
他们的头颅  
高挂在城门 或者裸在泥里  
他们  
死  
亦为鬼雄

这是我们的血脉无法回避的通道  
鸟散的人们 麇集的英雄  
从这里汹涌而过  
荣耀的仪仗 衰微的叹息  
从这里逶迤而去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一切都变为尘土了  
英雄的马匹回到山中  
而英雄 布衣草履  
回到市井与阡陌

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黄昏  
手捧千年前的传奇  
我突然想到  
在古蜀道上 一场大雪就要飘下来了

## 深夜听见钟摆的声音

那是一只老式挂钟  
正一寸寸起劲地  
剪裁这个世界  
我平躺在一张床上  
领会这种温暖的 一切肤之痛

夜空的星斗光照欲滴  
我想起一部外国小说的名字  
它的作者正举起双筒猎枪  
鲜血  
使这个世界 显得那么真实

钟声清脆地响了  
它一直就是这么响的  
我们听着自己体内的枪声  
很多人倒下了  
最后一只挂钟 苍劲有力



## 美 人

美人从一本书里走出来  
这时候  
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我坐在一盏灯下  
我不知道  
我是怎样哭出声来的

美人站在那口古井边上  
(那水现在盛在我的杯子里)  
我看见 美人下沉的样子  
白色的衣服  
裹着整个秋季的风

美人  
我合上所有的书页  
月光照在我手上  
我想起水  
我听见你在喊  
我知道你在喊什么  
几百年之后  
我含泪读你的身世

## 李冰石像

郡守 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导游小姐指着那尊叫李冰的石像 说

那块石头  
塑在江边的庙里  
不是很高  
但你必须仰视才能看见他的全部  
两千年的水纹  
挂在李冰肩上  
无声无息

望着眼前这位秦朝的省长  
回味一碗米饭的清香  
源远流长的滋味  
足以让人从那些硕壮的根须里  
发现花朵的巢  
以及 果实的漩涡

导游小姐说  
这座石像从江心打捞上来  
最早是用来测量水位的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啊 亲爱的郡守  
目前 川西平原长势尚可  
只是有些地方污染严重

在中国  
能站这么长时间不倒的人  
实在不多  
人们舟车劳顿千里迢迢而来  
其实 就为看一看  
一位古代地方官吏  
在历史和民心深处的  
站  
姿

## 在西周烽火台遗址前

风风雨雨 时睡时醒  
睡时睡在中原  
醒时醒在中原  
风老了雨也老了  
于是 这片历史的彩陶  
龟裂了 一回两回三回  
故事是烟熏过的  
还闪着  
蚌鼓的殷红

仪仗已经走过  
歌谣 也长脚了  
长一双墨黑的穿矛过剑的脚  
在我面前  
讲起曾是深红深红的歃血的黄河  
讲起锦旗如海兵器如林的铁器时代

哦 这风这雨  
这焦黄焦黄的土地  
有一个年纪轻轻的书生  
站在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纪元的第二十层  
叩问  
历史的性别

## 幸福台

1958年春天,毛泽东视察都江堰,在古堰南岸一座土坡上驻足远望。此坡后改为“幸福台”。1989年更名为“观景台”,现名“秦堰楼”。

一座极其普通的土坡  
与历史古老的堤岸  
咫尺相望

这是神话的上游  
我默默地想起一九五八年春天  
那一轮鲜红的太阳  
怎样升起在那些朴素的心田  
我似乎又望见了那些动人的情景  
许多幸福的脸  
被一九五八年春天 收藏至今

其实 一九五八年站在这里的  
是一颗农民的心  
他在与水交谈  
他在注视中国农业的命脉  
站在今天的阳光下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我依然听见了那颗心灵的巨大搏动  
如同八万顷昂扬的麦子  
成熟的麦粒  
鼓槌般敲击秋天的手掌  
回声空远

这确实是一座平凡的土坡  
它突兀在李冰庙的背后  
站在上面  
刚好可以望见那一段被马齿苋喂养的岁月  
以及 今天长势良好的川西平原

## 小 站

一大群人  
背着大馒头似的铺盖卷  
在售票窗口  
专注地打探一个遥远城市的表情

在秋收冬藏之后  
这些来自土地的人们  
带着家园的风味  
内心的张望  
    以及砖砌瓦盖的梦  
匆匆上路

在火车站  
一群群逃离土地的人们  
排着长长的队伍  
把高粱喂养出来的力气  
    山歌洗涤出来的灵气  
    以及贫瘠逼出来的豪气  
打成捆 装进蛇皮口袋  
扛着 抱着 拽着  
拼命塞进开往陌生远方的隆隆行程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而在山的深处  
一个掉光了牙的老汉  
正站在一堆腐烂的草垛边  
声嘶力竭地叫唤玩泥的孙儿  
或者 一群四散荒野的小猪崽

## 我 们

在我们中间  
每个人都有一个梦  
这些梦  
带领我们的脚步  
涌向远方

在异乡的屋檐下  
我们用心读着朴素的家书  
每个字  
都是我们舒筋活骨的  
灵丹妙药

我们靠一双干净的手  
正直而清白地生活着  
有的时候 我们中间的某个人  
还会用自己的真诚和勇敢  
让一座城市  
在晚报的头版新闻里  
感动得热泪盈眶

有的梦破了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而有的  
我们会一直追下去  
直到梦想成真

## 怀念船工号子

几个赤条条的汉子  
像几只壁虎 紧贴在峭壁上  
一根纤绳  
紧拽着狂暴的激流

一群人与一条江  
在一瞬间 同时发出巨大的吼声  
像烈酒遭遇烈酒  
像火焰遭遇火焰  
像锣鼓遭遇锣鼓

在奇险处酝酿激情  
苍凉的意境 无需伴奏  
低沉 雄浑  
如同江岸的岩石  
岁月的印迹 清晰可辨

一根纤绳  
一根紧绷的命运之弦  
一群古铜色的汉子  
匍匐在悲壮的旋律里  
逆流而上



### 三峡石

这种石头 体积很小  
但很有分量  
宁静中硬着几分神圣

仔细掂量  
这些好看的石头  
都有大河的气度  
在温润的品质后面  
你会读到进行曲中的一缕颤音  
史诗中的一个单词  
怒吼之后的一次沉默

倘若江边独坐  
这些很不起眼的石头  
还会让你的思绪跑得更远  
会让你听见莽莽雪原的水滴  
以及 遥远群山的汨汨清泉  
甚至 大海广阔无垠的波澜

好好收藏吧  
这些小小的石头

简直就是一些美妙绝伦的诗句  
更像母亲额上的那粒美人痣  
能让你在喧嚣与浮躁中  
守住宁静  
守住与血脉相关的一份神圣



## 凡·高

不朽的风景  
在宁静深处  
发出巨大的声息  
而生命的仪仗  
以光芒的姿势  
洞穿寂寥的旷野

岁月的阴影消散  
沧桑的表情重现人间  
那颗燃烧的灵魂  
在熄灭之后 点燃了我们  
让我们在刻骨的痛苦里  
感受温暖

是的 英雄已在夕阳中死去  
而英雄的血养活的那些向日葵  
却如此辉煌

## 姑妄言之(代跋)

龙 郁

九弯十八拐,马明林把电话打到我家。许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提起话筒,我还来不及惊叹,他先惊叹起来了:“唉!龙老师,终于把你找到了。”好像我是外星人或萍踪不定的徐霞客似的。

问及正题,他说他要出一本诗集,想请我作序,可怎么也找不到我,但左思右想,总觉得书上没有我的文字,是一种缺陷。

这话让我感动,也说明他是重情义的。其实,也谈不上什么老师,相识只是一种缘分。为祝贺他出书,我不吝啬自己的文字,左思右想,决定在写与不写中找一条中间道路——那就是用我为他写的另一篇文章《相马》代跋,为他垫垫底,我还是够分量的。

2009-4-9

### 相 马

在都江堰文坛,有人称马明林为——中国书生。再深入一点,认为他——豪情奔放,洒脱不羁,眼镜后面透出一种深入骨



髓的忧郁。

这是美誉,是表象的他。对马明林,我因为太了解他而变得太不了解他。有时,他在我眼中几乎就是一个谜。

如果硬要解读马明林,我只能说他的忧郁除先天因素和生活经历外,更多是对冷酷现实的躲闪和迟疑。即“书生”外衣裹住的是一颗经不起颠簸的易碎的心灵。这是历来一些文人的通病,只不过在他身上表现得更明显些罢了。

他们往往避重就轻,在“涉水”时总是举步踟蹰,进三退二地探戈着,不愿给自己添麻烦……当然,马明林自称黑马,也豪情奔放,洒脱不羁,但那是在得意时,转瞬又隐入自我中,为现实生活含蓄起来,朦胧起来……是的,这就是我印象中模糊不清的马明林。对他,我是又爱又恨。爱,当然是爱他的睿智才气;恨,无疑是“恨铁不成钢”。因为凭着他过人的天分,他早该冲出都江堰,走向全国而诗名显赫了。

说对他又爱又恨,我想我是有资格的。作为发表他处女作的编辑,就如沙滩上赤脚躬腰的淘金者,而他则是最先发现的一粒金沙。

那还是在他大学刚毕业,进厂子弟校当老师时。他写的两首习作《在西周烽火台遗址前》和《思想者》被某家诗歌刊物退稿后,有些灰心的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降格投给了《工人文学》。从他的诗中,我看到了一个年轻作者的才气和潜力。从此,对他的关心和关注就比别人多了些。记得一次专程去灌县看他,他兴奋之余又垂头丧气地拿出一纸诗作,说地方刊物也没看上,还胡乱指责语法上有毛病……那样儿真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我接过来一瞧便有些坐不住了;该诗二小节八行,我二话没说,提笔就删去了前四行,而原封不动的保留了后四行,然后递给他:“你自己写了一首多么了不起的诗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家门》“人生是一部书 / 只有这一页写满温暖 / 真正读懂的时

候 / 我们在远方流泪”。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狠狠地将马明林夸奖了一番。这首诗作为组诗的领头篇在《工人文学》上发表后,我专门写了一篇评价文字,乃至在不少谈诗场合,我都引证过这首诗。说心里话,赞赏之余我甚至有点嫉妒,起码,我龙郁就没有这样的神来之笔。遗憾的是这首《家门》从此就成了横在马明林面前的一道高门槛,许多年他都没能翻过去。

再之后,《工人文学》因故停刊了,我和马明林也渐渐疏远了。但我对他的关注却从未停止过,时不时也在报刊上读到他的作品,但远没有我的期望值高。当然,也有让我“格登”一下的时候,那便是他发表在《星星》和《诗刊》上的力作《李冰石像》。

该诗的精妙在于起笔的“郡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而要旨则是结尾的几行:

人们舟车劳顿千里迢迢而来  
其实 就为看一看  
一位古代地方官吏  
在历史和民心深处的  
站  
姿

诗中的“站姿”二字寓意深远,很传神,使平面的文字立体起来,结实起来,硬朗起来,因为,这不是手握权柄,而是手握铁锤的站姿啊!“两千年的水纹 / 挂在李冰肩上 / 无声无息”而“那种源远流长的滋味 / 足以让人从那些硕壮的根须里 / 发现花朵的巢 / 以及果实的漩涡”。作者于轻描淡写中见深沉,将伟人关注民生,功在千秋的治水功绩表现得起伏跌宕,而作者的语气又是平静的、亲切的。该诗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对现实若即若离的



规避，诗中隐藏的诘问和责备是温和的，同时也是冷峻的，因为“在中国 / 能站这么长时间不倒的人 / 实在不多”，这是暗示，具有警策和表率效应。兴许，这又是治水之外李冰石像的又一功能吧。

这首诗是马明林献给第二故乡——都江堰的一份厚礼，可以刻石铭记。到这时，我总算有点读懂了马明林的忧郁，弄清了一个农民的儿子深藏于内心的故土情结。因为爱才关注，因为关注才有所感有所悟，才能写出像《家门》、《李冰石像》这样的佳作来。

老实说，我曾多么希望马明林能在都江堰乃至成都的诗歌界领跑。然而，天马行空，总是独来独往的。又何必苛求这匹不肯尽全力的黑马为诗歌建设心力交瘁呢？又何必奢望这匹爱偷懒的黑马为诗歌活动不惜余力呢。拖着童年贫困、孤独，一生也抹不掉的阴影，马明林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性格使然，不是罪过。创作本来就看重个人写作的独立品格；耐得住寂寞也是一种功夫。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明林这个中国书生更接近诗歌的真实。

2005年8月9日

龙 郁 原名龙绪成，四川成都人。作品见于《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刊。著有诗集《黎明·蓝色的抒情》、《三棵红豆树》、《走向自然》、《情窦·69》、《木纹》等。作品曾获北京文学奖、四川文学奖、金芙蓉文学奖及四川省职工自学成才表彰。曾为巴金文学院创作员、参加诗刊社第三届“青春诗会”。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诗家》主编。

# 土地的儿子

马及时

有人说他是忧郁的中国书生。这说法好吓人。可是我偏要说：他是一个忧郁而内向的中国农民！

我在他血液的搏动里，听到了田间溪流的汨汨哗响。

我在他岩雕般的面容上，看见一股股奔涌的激情像燃烧的纯粮白酒，看见他的骨头犁刀一样硬，他的睫毛在月光下像金色的麦芒，头发像乡间疯长的野草一样披拂在肩头。走出大学校园来到一座陌生而古老的城市，他常常躁动不安地蜗居在闹市中，从智慧的镜片后睁大那双忧郁的黑眼睛，深情地回望他的家园……

这人就是诗人马明林。

他是土地的儿子。他是他父亲的儿子。

从认识明林君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了他，因为我也是从一片既长庄稼又长杂草的土地上走出来的诗人。不同的是我像许许多多诗人一样，只是用流淌着感情和色彩的诗笔在写诗。而明林君则不同，他是土地的儿子。他写诗不用笔，他用锄头种诗！一步一个脚印，一锄一个深坑，一坑一棵充满生命力的庄稼；那一棵棵茂盛的诗的庄稼在金色的秋天里成熟，最终都被那些识



货的编辑先生收割了去。

独特的个性铸就了独特的诗篇。

可以说，明林君的诗歌创作有三个藤蔓一般缠绕着他的一辈子解不开的情结：对土地执著的歌唱，对父亲深沉的眷爱，对家园永远的守望。

那些舒缓而深沉的吟唱，量大质高，成了明林君诗歌创作中个性化的主旋律。其间，许多优秀的篇什让人一读再读，久久难忘。如《土地和一个人的灵魂》、《家门》、《根》、《夏天的油画》、《李冰石像》、《老屋》、《四月的萨克斯》等，甚至被许多诗爱者一一珍藏。

个性化的选材，个性化的语言，个性化的意象，是明林君诗歌的一大特色。读他的诗，常常给人一种沉甸甸的感觉，那些看不见的诗的锋芒，不经意间就割痛了你的心：我们用父亲的锄头/埋葬父亲（《老屋》）。当巨大的感情被浓缩成一座沉睡的火山，看似平淡的诗句，信手拈来，也就有了强劲的张力，能给人以广阔的想象空间。像这类极富冲击力和弹性，又极其厚重的诗行，在明林的诗歌中俯拾皆是。如：人生是一部书/只有这一页写满温暖/真正读懂的时候/我们在远方流泪（《家门》）；如：父亲//请到我的诗歌中来居住/请尝一尝我默默种植的思念（《土地和一个人的灵魂》）。这样精彩的诗行，相信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种感动。

明林君是深深植根于传统土壤的乡间苦吟派诗人。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那些根深叶茂多彩绚丽的诗的庄稼，却一棵棵充满了现代意味，从语言，到形式，再到意象。这就奇怪了。不过我又想，奇怪才引人惊讶，才有价值，才值得人们去研究。然而我又认为，要把诗写得高深莫测容易，要写得平白、厚重而又含蓄有味，真是太难太难了。

明林君却能。

一个连乳罩也露在外面的美人,裸陈得无含蓄二字可言,想必也就没有了想象的空间和咀嚼的味道。诗艺与此同理。表面了,太直白了,也就浅了,薄了。而明林君则不同,他是土地的儿子。他的诗是土地的儿子辛勤耕播后收割的沉甸甸的稻菽。小麦的清香弥漫了乡间那些漫长的岁月。面对勤劳,世间再贫瘠的土地也会长出庄稼,更何况,他脚下是一片古老而又肥沃的土地……

不知明林君来年庄稼可好?

2005年1月·文庙山

马及时(1946— )当代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笔名小非。四川都江堰人。作品见于《人民文学》、《诗刊》、《人民日报》、《星星》、《中国》、《少年文艺》、《长江文艺》等刊。《泥土与爱情》、《树杈上的月亮》、《割肉》、《小精灵拼音童话故事》、《中国散文诗人十五家》、《马及时儿童文学作品精选》等。主持选编有《历史文化名城都江堰》、《历代名家吟咏都江堰》、《廖永德纪念文集》。作品曾获四川省第三届儿童文学奖、成都市第二届金芙蓉文学奖、《少年文艺》好作品奖、《红领巾》好作品奖、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二等奖等奖项。1992年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四川省作家协会等为其召开了“马及时儿童文学作品讨论会”。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都江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 后记：一个人的心灵检索

### 一

进入40岁后，我的梦境反反复复出现乡下老家的场景，出现父亲和亲人们的身影。每每醒来，躺在床上怅然若失。

就在我整理这本诗集期间，我在梦中再一次回到了那个长着许多歪脖子李子树的故乡。行走在老家的田埂上，在夏天的稻田中劳作的乡亲已经不认识我了。那么多乡下人把我围着，议论纷纷。我看见了年老的爸爸，他递给我一样东西，好像一张折叠的纸，那上面究竟有些什么呢？这个在人世间一字不识的老人想从他的世界给我说些什么吗？

爸爸，你想说些什么呢？

### 二

1986年暑假，中学教师马明林只身去古城西安待了七天，带去一本速写本，画了月夜下的尚德门，横七竖八躺在西安火车站站前广场的人们（其中包括作者自己），还有半坡遗址中那些让人怀想的远古风物，还有碑林陈列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文物，其中有一件叫“我”的兵器，让我对中国文字的流变或者文化精神的根部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且心驰神往。这次旅行的结果，是写出了这一生中第一次在成都市级刊物上变成铅字的《在西周烽火台遗址前》和《题思想者》。是龙郁老师发现了这两首稚嫩作

品,并以“起点很高”的评价,引导一个叫马明林的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从诗歌创作中获得了不可替代的人生快乐。

1988年夏天,我给素昧平生的张新泉老师十几页手写的复印诗稿以求教,时隔七年后的1995年,张老师主编《中国·四川新时期诗选》,直接从这“手抄本”中选录《美人》和《深夜听见钟摆的声音》,使这两首诗得见阳光;十一年后的1999年,又被新泉老师选入皇皇12卷本的《建国五十周年四川文学作品选》。

1995年,陈道谟老和王尔碑老介绍我加入省作协。当我顶着被大雨淋湿的一头乱发叩开尔碑老师的家门时,老人一边怜惜地“唉呀”着,一边急急地为我找来干毛巾。多么慈祥的前辈!

1996年初夏,我的生活和情绪都陷入低谷,杨校长到都江堰学习,与我饮酒叙谈,当夜就在我狼藉而冷清的屋里同席而眠。杨然,我呼为大哥,实为吾师也。

那是一个多么单纯、真诚、简单又美丽的年代啊。带一颗诗心就可以找到一个世界,一群无私、无间的人们,并从中找到真正的自我。我常常在心中默想我在诗路上遇到的那些人,或为山峰,或如大树,或若小溪,或似一缕风,有的已经变成夜空的星辰,更多的还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这些亲切的人们构成了我对那个时代最亲切的记忆。

写诗的收获远远大于诗歌本身,此乃吾生之幸也。

### 三

人一生的经历有点类似藕:栽进塘之前是干净的,栽进去以后就必然和污泥打成一片,最后有的烂成污泥,有的被白生生地挖走。

并不是每一口塘都能出白生生的藕。



早年写诗的时候,内心的塘是比较干净的。因为单纯,所以干净。沉进塘子越深,内中的杂芜越多,离单纯越远,离诗歌本身就越远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的境界几人能至?

前两天,我看北京电视台的一档节目,林清玄和于丹教授“拆字”论道。林清玄拆了仨字:人入低谷便“俗”,人上峰顶则为“仙”,人入非人之境便成“佛”。在拆这三个字之前,先生以延伸卞之琳之《断章》意蕴为铺垫:二十岁时在桥上看风景,三十岁时在楼上看风景,五十岁时在山顶看风景,到了八十岁就该在天上看风景了。我想,林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说,人生的心野应当不断扩展,直到能够用心包容这个世界,或者说淡出身外之扰?林先生的思路继续延续,就谈到了诗歌。他说:修禅之人,悟道之后常常会写诗。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种简单的文字才能传达高妙之境界。

是夜,又有梦来,记不得梦中内容了,但默到两个字:“根”和“苗”;一个词:“自主”。

次日凌晨,我在电脑上敲下如下文字:我对幸福的理解,就是能够建立一个自主的世界。只有真正的作家诗人才能达到自主的境界,有一双自己的眼睛,有一个自己的脑袋,有一颗自己的心,有一种自己的声音。

诗人首先应当是一个真正的人,而诗歌只是这个人发的苗而已。

闻一多面对台下万众,厉声喝问:特务,你站出来!会散了,闻先生被特务的手枪打死了。这是真正的诗人死法。

这就是一种自主。我景仰。

## 四

《深藏》：失传千年的音乐/在一个平常的早晨悄然来临/像梦中自由翩跹的蝴蝶/又像草木静寂而热烈的岁岁枯荣/人啊/总在历尽沧桑之后平静醒来……

《题普陀山南海观音像》：水啊，无声无息收集那些倒影/又在一瞬间揉碎/深不可测的世界/它浮在那里/你抓得住么……

这是我分别在2004年和2007年写的两首诗，前者本为“都江堰首届道教文化节”所作，后者为普陀山“观音文化节”而作。虽为应景，但写时内心空旷、平静而欣然，是为诗二十余年少有的好心境。这次选诗，犹豫再三，终未选此二首。

2002年，在一直厚爱我的陈道谟老人关心下，我出过一本小册子，叫《诗歌的葬礼》，我写了一篇名为《诗歌年华》的后记，我在其中引用了李钢一篇散文中的句子：有时候，我不是我，我是每一个人……

现在，我不想成为“他人”了。我想回到自然的我，我想找到我最初那段藕。

艺术意义上的诗歌，仅仅是生命之塘的一片荷叶。

## 五

这也许是我今生唯一的诗集。

张新泉老师为本书题写书名，我深感荣幸。

杨然老师在百忙中为我作序，不仅对我的诗作进行了精到的评述，更重要的是对诗歌本体的智慧引领，字字珠玑，光芒四射，让人茅塞顿开。

在我写出《家门》20年后，有劳龙郁老师再次“相马”，在深



## 泪滴钻石

LEI DI ZUAN SHI

情中给我激励与鞭策,当谨记。

及时大哥对我一直仁厚,是我在诗坛成长的“及时雨”,此次又为我著妙文,让我思绪万千。

写诗22年,选出44首,奉上。

谢了,朋友们。

2009年4月18日夜于板房,时天降暴雨如瀑